

The Impact of Impairment of Expendable Biological Assets on Corporate Surplus Management—Taking Company Z as an Example

Roudei Gong Songqing Li*

College of Busines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5, China

Abstracts

The value of expendable biological assets is susceptible to market fluctuations and natural factor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risk of impairment. Using ten consecutive year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data from Company Z for accrual profit modelling, it is found that impairment charges for expendable biological asse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orporate surplus management. The paper further analyses the motives and methods of impairment charges and their long-term effects, pointing out that such short-term surplus management may damage long-term corporate value. The findings provide regulators, investors and financial analysts with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airment of expendable biological assets and surplus managem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financial information.

Keywords

asset impairment; biological assets; surplus management

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以 Z 公司为例

龚柔蝶 李松青*

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 中国·湖南长沙 410125

摘要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价值易受市场波动和自然因素影响, 从而增加减值风险。利用 Z 公司连续十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应计利润模型分析, 发现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减值计提与企业盈余管理密切相关。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减值计提的动机、方法及其影响, 指出这种短期盈余管理可能损害企业长期价值。研究结果为监管部门、投资者和财务分析师提供了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支持, 对完善会计准则和提升企业财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资产减值; 生物资产; 盈余管理

1 引言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在会计政策选择上的策略性行为, 旨在提升企业效益或市值。这种行为涉及管理层出于私利干预财务信息披露, 虽不增减总盈利, 却改变盈利的会计分布。实践中, 公司可能通过调整会计准则、操纵应计项目、安排交易时机、创造特定交易及资产重估等手段实现。资产重估中, 企业常利用减值准备的调整来夸大资产, 进而美化利润^[1]。

【作者简介】龚柔蝶 (2000-), 女, 土家族, 中国湖南常德人, 硕士, 从事涉农组织与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李松青 (1967-), 男, 中国湖南常宁人, 博士, 教授, 从事生态经济与管理研究。

中国农业类企业普遍存在投资回报率较低、业绩平平等问题, 为了更好地迎合投资者^[2], 农业企业就会进行盈余管理。在农业企业的资产中, 消耗性生物资产占据了显著比重。其价值评估及减值处理依赖会计主观判断, 这种依赖性导致非专业人士在盘点库存消耗性生物资产时面临挑战。这不仅加剧了市场监督的复杂性, 而且对那些依赖报表信息做出决策的投资者的判断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 研究农业企业盈余管理尤为重要。论文分析 Z 公司利用生物资产减值操纵盈余的行为, 为监督和管理此类行为的发生提出建议, 旨在促进农业企业健康发展。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消耗性生物资产准则研究

2006年2月15日, 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5号—生物资产》。该准则将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产性和公益性三类。消耗性生物资产，如待售作物和牲畜，一旦收获即列入存货。生产性生物资产用于生产或出租，如经济林。公益性生物资产则用于环境保护，如防风林。准则要求企业应于每年年末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评估，若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需计提跌价准备。实际操作中，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因生产周期长、影响因素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操作空间^[3]。

2.2 盈余管理研究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在会计准则框架内，操控对外报告的收益信息以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动机主要包括契约动机、避税动机和利润平滑等。在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成熟，并且公允价值评估尚未达到统一标准，资产减值认定的灵活性较大，导致上市公司在资产减值方面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企业经常采用加速计提减值、少提或转回减值、巨额计提减值来管理盈余。

2.3 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在农业企业中，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计量与减值是会计难题。企业通过调整生物资产减值准备，增强了盈余操控幅度，尤其促进了向下的盈余调整。同时，它们倾向于利用消耗性生物资产的价值降低来操纵利润^[4]。盈余管理手段包括对生物资产的不合理分类、折旧方式及参数选择，以及不恰当的减值计提。盈余管理的动机多样，旨在提升 ROE 和 EPS 以满足法规、避亏或平滑利润。

3 Z 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分析

3.1 背景介绍

Z 公司，原中国纺织机械厂，1992 年上市，2015 年重组为上海 Z 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园林行业，涵盖设计、施工、种植、基建、生态农业及环境再生，获国家级园林资质。公司经历三次大额亏损后扭亏，其中似乎存在着利用资产减值来操纵盈余的嫌疑^[5]。

3.2 模型检验过程与结果

笔者将通过全部应计利润模型与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的建立对 Z 公司 2010—2019 年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进行验证，以保证案例分析的前提条件符合要求。

3.2.1 全部应计利润模型

①模型建立。

依据 Healy (1985) 等人的研究建立模型如下：CFOEM_t 代表的是公司在第 t 年度的所有应计利润总和。年度净利润 (NI_t) 是指公司在 t 年度所获得的净收益。经营活动现金流 (CFO_t) 代表公司第 t 年的现金流。总资产 (TA_{t-1}) 指的是公司在某一特定时间点，即 t-1 年度末的资产总额。

$$CFOEM_t = \frac{NI_t}{TA_{t-1}} - \frac{CFO_t}{TA_{t-1}}$$

②结果分析。

由于篇幅原因，结果暂不赘述。结果显示 Z 公司在 2010 至 2019 年期间，其全部应计利润的增减幅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2、在 2013 年连续遭受两年的亏损之后成功转为盈利，如果假设 Z 公司在 2014 年末进行盈余管理，那么可以计算出 2010 年至 2013 年间 Z 公司的平均总应计利润率为 2.79%。进一步可推导出 Z 公司 2014 年的模拟净利润，该值将基于无盈余管理假设下的应计利润调整得出：NI₂₀₁₄=(CFOEM₂₀₁₄+CFO₂₀₁₄/TA₂₀₁₃)×TA₂₀₁₄=-1465.7032 (万元)。

但 Z 公司 2014 年度实际报告净利润为 9995.3563 万元，由此可以得出 Z 公司 2014 年存在盈余管理行为，金额为 11461.0596 万元。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出 Z 公司在 2016 年、2019 年模拟净利润分别为 13856.2507 万元、-33194 万元，操纵利润 468.8231 万元、2598.3998 万元。

3.2.2 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

①模型建立。

在学者 Hezly 与 Dechow 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均值回归为核心的应计利润模型。模型表述如下：其中，为企业前 5 年应计利润均值、NDA_t 为企业 t 年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DA_t 为企业 t 年度操控性应计利润、TA_{t-2} 为企业第 t-2 年期末总资产。

$$TACC_t = NI_t - CFO_t = NDA_t + DA_t$$

$$\frac{NDA_t}{TA_{t-1}} = \frac{TACC}{TA_{t-2}}$$

②结果分析。

假定 2011—2015 年不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可以得到 Z 公司 2011—2015 年应计利润均值 TACC=4763.6252 万元，由此可以算出 2016—2019 年操纵性应计利润，即盈余管理所导致的利润为：

$$NDA_{2016} = \frac{TACC}{TA_{2014}} - TA_{2015} = 5178.22 \text{ 万元}$$

$$DA_{2016} = TACC_{2016} - NDA_{2016} = -7178.94 \text{ 万元}$$

$$NDA_{2017} = \frac{TACC}{TA_{2015}} - TA_{2016} = 7222.25 \text{ 万元}$$

$$DA_{2017} = TACC_{2017} - NDA_{2017} = -109520.91 \text{ 万元}$$

$$NDA_{2018} = \frac{TACC}{TA_{2016}} - TA_{2017} = 1091.80 \text{ 万元}$$

$$DA_{2018} = TACC_{2018} - NDA_{2018} = -50127.14 \text{ 万元}$$

$$NDA_{2019} = \frac{TACC}{TA_{2017}} - TA_{2018} = 187.75 \text{ 万元}$$

$$DA_{2019} = TACC_{2019} - NDA_{2019} = 35388.54 \text{ 万元}$$

从上面的计算能够发现：2017 年、2018 年 Z 公司确实实施了盈余管理，并且金额高达 10 亿元。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模型所依托的假设是经营现金流量没有被操纵，因此存在一些误差。由于文章只需要验证 Z 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因此不会影响最终结果。

Z公司自1992年上市以来,利润长期低于市场平均,累计7年亏损,26年未发股利,经营困顿^[6]。公司盈余管理动机明显,旨在保上市地位,继续享受资本市场筹资权。同时,利用上市平台及公众形象,在竞标中获取信任,以此谋求利益最大化^[7]。

3.3 结果分析

3.3.1 Z公司利润质量分析

基于前文的初步验证,进一步分析Z公司是否利用资产减值损失来实现盈余管理的目的。财报显示,Z公司在2010和2011年的净利润与资产减值损失保持相对稳定,2012—2013年Z公司亏损遭遇亏损,资产减值损失激增一倍,总资产下降,随后于2014年扭亏亏损。通过分析资产减值损失与净利润占比,发现Z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与净利润、资产总额变化一致且高度相关。类似模式也见于2017—2018年亏损后,2019年通过大量减值计提实现盈利。综上,可确认Z公司确实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

3.3.2 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计提合理性分析

通过Z公司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和情况的分析得到Z公司2017年资产减值波动大,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苗木资产。记者探访见苗圃荒废,与9.8亿资产及少量减值不符。对比美丽生态,Z资产高而减值少,且曾转苗木为储备工程、自用,说明该类资产市场价值未达预期。高成本投入却少提减值,全资本化处理不合理。这些迹象表明Z公司资产价值评估存疑,误导市场判断。

公司在2017年重新进行苗木资产减值测试,计提苗木资产减值准备62,334.86万元后Z公司的资产总额骤然降低至4.32亿元,与前一年相比缩水了77.08%。Z公司对其消耗性生物资产的不当计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公司资产的真实水平,误导了投资者。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Z企业的研究,可以发现生物资产存货因其周期性、季节性而难以精准定价,易被农业上市公司用作盈余管理。如何规范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论文提出了四点建议。

4.1 第三方机构合作估值

Z公司夸大苗木资产70%,自行评估生物资产可靠性低,审计重估困难。建议引入第三方机构,由审计师带行业专家实地调查,或多专家联合估值,邀竞争公司专家参与,这样既能确保估值的准确性,又能防止审计师出现偏袒现象。

4.2 提高外部审计独立性

Z公司频遭举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质询之下,仍获

亚太事务所无保留审计意见。让人不免怀疑该所是否有合谋造假的嫌疑。为保审计独立,防止上市公司审计的勾结行为,需建立公众监管机制,利用计算机审计系统,大数据比对报表差异,建立公开网络公布信息,接受公众监督,确保审计公正透明。

4.3 优化内部治理

中国的农林牧渔业内部控制能力低下,通病为内部控制环境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力及内部控制评价和信息披露不客观,这些问题进一步导致财务造假^[8]。Z公司一年间有10名高管人员离职同时收到十余封问询函,凸显其内控缺失。农业企业应完善内控系统,强化生物资产监管,如严格监督、标准化养育,以降低损失。同时,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机构,强化反馈与监管,提升高管责任,加大监事会监察力度。

4.4 完善会计准则

根据现有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等规定,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关于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具体操作指南和标准,减少会计准则的模糊性,避免为企业提供操纵盈余管理的空间^[9]。同时,应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农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标准^[10]。

参考文献

- [1] 王泓杰.资产减值视角下高新企业盈余管理问题研究——以A公司为例[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3(4):79-84.
- [2] 章琳.农业类上市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与盈余操纵的关系[J].财会月刊,2015(23):127-129.
- [3] 项洁茹.林业上市公司消耗性林木资产信息披露问题剖析——以景谷林业为例[J].绿色财会,2021(8):10-14.
- [4] 张心灵,赵浏寰,范文娟.生物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J].财会通讯,2020(17):79-84.
- [5] 郭文君.农业企业消耗性生物资产确认与计量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
- [6] 盛娟.中毅达公司生物资产审计案分析[D].长春:吉林财经大学,2019.
- [7] 刘彦君.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真实性分析——对中毅达财务指标的质疑[J].商业会计,2018(12):30-32.
- [8] 温洁瑜.我国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问题研究[J].会计之友,2017(12):46-49.
- [9] 何琛,段萍华.盈余管理空间与生物资产准则的改进[J].财会通讯,2017(28):25-28.
- [10] 李灿,尹战洪.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会计处理中的盈余管理问题研究[J].财会月刊,2021(11):92-99.